

# 绽放新生的香港霓虹

新华社 王茜 文 陈铎 摄

曾经在香港交织出独特街头风景的霓虹招牌及其制作技艺，目前正在进行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增补名单的调研工作。近年来，人们越来越重视和欣赏霓虹招牌所创造的香港地域文化。

从鼎盛到式微，霓虹招牌由于科技发展和安全隐患等问题逐渐淡出街面。幸运的是，香港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活跃的霓虹招牌保育群体，让霓虹招牌在艺术的殿堂里重放光彩。



“印尼餐厅”霓虹招牌



陈倩文接受记者专访，她身后是“蝠鼠吊金钱”霓虹招牌

## 香港独特的文化符号

20世纪30年代，霓虹招牌制作技术引入香港。50年代，霓虹招牌开始大量出现在香港街头巷尾，成为一种新型广告和繁华大都市的象征，赋予香港暮色降临后街边店铺最具个性的身份符号。

为了这五光十色的繁华，香港手工艺者竞相制作设计美观、工艺精湛的玻璃灯管。

儿时住在油尖旺区的陈倩文，对霓虹的情结源于记忆：“那时候，放学路上有很多闪亮的霓虹灯招牌，我经常一边走一边给这些霓虹招牌编故事，或者数着还要路过几个招牌就到家了。”

霓虹招牌是香港的时代印记，在霓虹招牌上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书法题字、行业标志、英文等外文，是中西文化的结合，无论是设计、制作还是安装都渗透着香港特色。

2017年海外游学归来的陈倩文偶然

在网上发现义务保育霓虹招牌的信息，现实与儿时记忆叠加，重新点燃了她对霓虹的热爱，成为一名保育霓虹招牌的义务工作者。

招牌保育义工这份“工作”没有收入，还要自掏腰包。但她说：“霓虹招牌于我而言，就像妈妈的厨艺，很难放下。”

来到陈倩文的“宝库”，最抢眼的就是“蝠鼠吊金钱”霓虹招牌，这是她最近入手的宝贝。类似的招牌她已收藏保育了50多块。

这些招牌各种颜色的底面上挂着曲线流畅的玻璃灯管，尽管岁月在上面留下斑驳的痕迹，陈倩文依然爱不释手。

## 保育霓虹的不懈努力

“印尼餐厅”是陈倩文收藏的第一块霓虹招牌。印尼餐厅1970年开业，2019年终止营业。“学生时代我经常路过这家餐厅，听说他们要荣休，我第一时间就冲了过

去。”陈倩文说，几经沟通，她终于把这块招牌保育起来。

第一次成功，让她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。霓虹招牌的收藏和保育是个复杂的过程。其中最难的是招牌拥有者对保育是否认同。

“有一个火锅店的招牌，我整整跟踪了三年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去和老板聊天。开始他坚决拒绝，到最后终于被我感动，在拆招牌前主动电话通知我。”陈倩文认为，商户对招牌都有着很深的感情，每一块霓虹当年都是商户们精心设计、准备“传家”的，所以他们很怕处理不好。

霓虹招牌拆卸工作非常复杂，要填报各类申请文件，要通知警察交通部门设立临时路障，还要与承办拆卸招牌的团队合作及协调作业周边业主的支持等等，每个细节都需要落实准确。

正在对霓虹文化进行调研的香港教育大学叶德平老师说：“霓虹灯的保育并不难，一般的电工在技术上都可以满足基本

需要。但招牌拥有者的认知、经费的支持和吸纳所需要的场地，是招牌保育工作者需要攻克的难关。”他认为，能在保育路上坚持走下来，十分不易。

尽管如此，仍有热心人陆续加入到霓虹保育队伍中来。陈倩文说，香港现有多位学者在研究霓虹灯的历史、技术和保护，保育方面也有几个机构在做。她希望可以多多合作，长远地保护这些招牌。

## 重获新生的香港霓虹

保育后的霓虹招牌，展示着繁华都市的魅力，承载和传承着历史。

在香港M+博物馆修复保管中心展厅，一只巨大牛形霓虹招牌十分惹眼。这就是曾经位于西营盘的森美餐厅门外的安格斯牛招牌，由餐厅老板叶联设计。这头“牛”在荣休前，一直是社区知名地标。

经过保育，这头“牛”重获新生，在艺术的殿堂里绽放光彩。记者采访当日，不断有参观者在玻璃窗前与招牌合影，一对身着白色婚纱的新人也在那里留下幸福的纪念。

陈倩文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霓虹文化。2022年7月底，她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展出了一批保育并局部修复的霓虹招牌。她认为保育将让这些招牌的生命得以更好地延续，展览将让香港的这种地域文化元素得以传承。

霓虹保育的努力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，也带动了霓虹灯制造技术的传承。

在霓虹灯工厂，霓虹招牌从一张设计图纸开始，经过烧管、吹管、屈管等流程，最终被装嵌在招牌底盘上，匠人的手指柔軟度、对火力的把控程度、吹气的力度等至关重要。如今，能够掌握这种技能的匠人已是屈指可数。

为了传承这门技术，香港一些年轻人拜师学艺，并开办霓虹工作室，不断推出霓虹灯作品，积极寻求留住霓虹灯招牌的方法。

陈倩文说，香港给了我很多，我会尽可能多为这座城市尽一份力，坚持把霓虹保育之路走下去。

# 乡村燃起“土味”运动会

《半月谈》夏亮

直到最近，徐文佳还常常想起老家的那场新春运动会，意犹未尽。

举柴禾、挑年猪、捡荸荠……癸卯兔年新春，在衢州江山市，不少村镇沉寂了3年的农民运动会又回来了。

农历正月初一，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村民广场上人头攒动，新春农民运动会拉开帷幕。这里是江山“村运会”的发源地，并逐渐发展出拔河、插秧、赶小猪、举木车轮胎等颇具当地特色的农民运动项目。

活动现场，最为热闹的要数拔河比赛。比赛开始前，每支队伍的负责人积极“排兵布阵”、精心布局。一声令下，所有参赛者抖擞精神，铆足了劲向后倾倒，场边村民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。“听说村里要举办新春运动会，我们全家都报了名。”村民邱水军兴奋地说。

23岁的徐文佳在杭州经营一家蛋糕店，今年老家重启“村运会”，平时热爱健身的他第一时间跟村委会报了名。来到比赛现场，看到小时候常用的柴禾堆，他才知道这就是比赛器材。“我们白沙人都是山里人，以柴为生。村运会设置举柴禾比赛，是因为这些柴木承载了村庄的集体记忆，也是白沙人生活蒸蒸日上的精神象征。”村支书郑日福说。

白沙村是一个水库移民村，20多年前从深山搬迁而来，当时村里唯一的集体资

产是一张由木板拼凑而成的乒乓球桌。集体经济不发达，日常生活矛盾也不少，白沙村一度干群关系紧张、村民人心涣散。

面对问题，时任江山市体育局局长的赵江平提出试点举办“村运会”。“以前一到过年，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、打牌，几乎没有多少集体活动。春节正是农村人最多最齐的时候，是开展体育活动的最佳时机。”

在江山市体育局指导下，2005年，白沙村着手组织第一届“村运会”：村“两委”策划实施，各村民小组为一队参赛，活动不邀请“大领导”发言，当地村民“零门槛”参赛。令赵江平意外的是，第一届“村运会”就办得十分红火，现场吹哨声、加油声、谈笑声不绝于耳，一场“村运会”办下来，白沙村民们的精神足了，关系近了。“原本村民之间的龃龉逐渐消失，我们也萌生了体育兴村的想法。”赵江平说。

村运会富“脑袋”，也富“口袋”。新塘边镇毛村山头村名声在外，得益于攀岩运动的“金名片”，这里有全国首个农村攀岩公园，已连续4年举办全国美丽乡村攀岩系列赛。来参加比赛的外村人大多不知道，这里几年前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养猪村。2013年村党支部书记周勇强上任时，1100多人的村子里散养了1000多头母猪，村庄卫生环境较差，“石窝窝”里的村民们找不到发展路子，日子也是过得过且过。



白沙村拔河比赛现场

周勇强上任后，在衢州市参加交流时接触到了攀岩项目，村两委由此打开了新思路。“我们村地处山区，位置偏僻，要是没个特色名气根本走不出去。”周勇强说，“从市里带着‘体育+旅游’的想法回来，我们马上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，乡亲们都觉得可以试试看。”

毛村山头村大胆探索，攀岩运动与乡村发展实现了完美对接。近年来，村庄抱回了“全国攀岩第一村”的金字招牌，落地国家级赛事，共举办大小赛事近百场，吸引

游客10多万人次，促进村集体年均增收150多万元。

一个个充满活力的体育村是江山市“体育兴市”的剪影，10多年间，从“请人吃饭”到“请人流汗”，“村运会”从当初1个村10多人剧增至现在186个村10万多人参与。去年，江山市“百村万人体育过大年”入选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，被国家体育总局誉为一种新“体育现象”。在乐民富民中推进乡村振兴，体育成了江山促进乡村共富的有效变量。